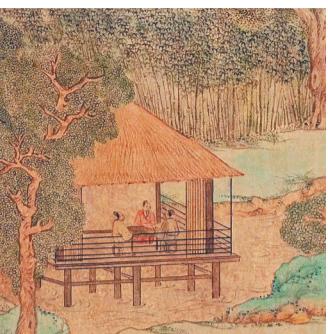


H 轻叩名门 魏秦川

文徵明拒不拆信



文徵明作品《兰亭修禊图》(局部)。资料图

文徵明(1470年-1559年),号衡山居士,明代著名画家和书法家。在文学上,他与唐寅、祝允明、徐祯卿并称“吴中四才子”。文徵明人如其名,胸怀澄澈,光明磊落。

54岁那年,文徵明受工部尚书李充嗣推荐,来到京城朝廷谋职。不料经吏部考核,他只被授予俸禄极低的翰林院待诏职位。一些朋友得知后,都为文徵明鸣不平。不过,文徵明并没有因为被人看低而心生不满,生性谦逊的他,每天都兢兢业业地做好手中的每一件事情。

有意思的是,虽然文徵明官职低下,在朝中不被他人待见,但不可否认的是,当时他的书画却已负盛名,每天前来求画者络绎不绝,众人都以能得其墨宝为荣。不过,文徵明并不是来者不拒,他专门给自己定下了“三不应”规矩:宗室藩王不应,朝中高官不应,外夷诸国不应。

有一天,一位藩王特意备好古鼎、古镜等珍贵物品,差人用马车送至文徵明家中。藩王当时还特意给文徵明写了一封信,表明自己之所以献礼,盖因被他的人品和才华所打动。藩王同时让手下捎话,他并不需要文徵明为自己作画,也不会提出任何要求,就是想纯粹表达一下对文徵明的敬仰思慕之情。

那天,当文徵明看到放在桌子上藩王写的那封信后,根本没有一点想要拆开来读的意思。家人甚是不解,问道:“只是一封普普通通的信,拆开来看看亦无妨。”

文徵明听后,严肃地对家人说:“如果启封后辞谢不受,那就为不恭敬了。”最终,文徵明坚持不肯拆信,也不落一字。同时,他又差人将藩王送来的那些物品,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。

身边的朋友都觉得文徵明做事太过迂腐,文徵明只是苦笑着摇摇头。其实,他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,就是为了避免与藩王通信,以免日后落下话柄。

作为画家和文学家的文徵明,一定懂得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的道理。而后世尊称他为“古今第一流的人物”,想必绝不单单是因为其多才,更重要的是他的人品高贵,独具文人的清风傲骨。回

H 文化评弹 耿艳菊

巧笑倩兮

“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。”《诗经·卫风·硕人》的句子,说的是卫庄公夫人庄姜的神采之美,嫣然含笑,顾盼生辉。传神的是“倩”和“盼”二字。“倩”本身的意思是姿态美好,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嘴角含笑或者眼角含笑。而“盼”是眼睛黑白分明,说的是眼波流转间的美丽,或者不妨这样理解,就是我们常说的眼睛里有光。

有一天早晨,听讲《诗经》,讲到了“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”,讲解者联想到现实生活,说赞美和喜悦的重要性,一个人要常常面带笑容,内心柔和喜悦,要“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”,不要总是怨天尤人,愁眉苦脸。

当时边洗漱边听,哗哗的水声里听得有些断断续续,有些也没听清楚,但对“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”的喜悦之心印象深刻,甚至有些触动,而今想起,发现这句只有八个字的诗句,不仅是形容女子的美丽,也不妨把它看作是一种明亮的生活态度。

容貌只是人的一部分,却也和心境有关。一个人内心喜悦的时候,眉梢嘴角不由得会含着笑意,而神采飞扬,眉目生辉,可不就是“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”吗?这也正是人们常说的相由心生吧。真正的美丽与年龄无关,一个神采奕奕的人,一个拥有明亮眼神的人,总是美丽的。

俗语言,喜欢笑的人,运气差不到哪里去。那么,喜欢笑的人,生活也总是明亮的。

记得琦君在一篇文章里写她问一位看上去总是优雅明亮,似乎不会老去的女子是如何驻颜的,那位女子的回答,大意是说,也没啥妙法,只是多去快乐,少愁眉苦脸。那位女子还说,她先生有一段时间遇到难解的事情就苦着脸皱着眉,她就把镜子放在他面前,让他看愁眉苦脸的自己有多难看。她说,天大的事总有解决的办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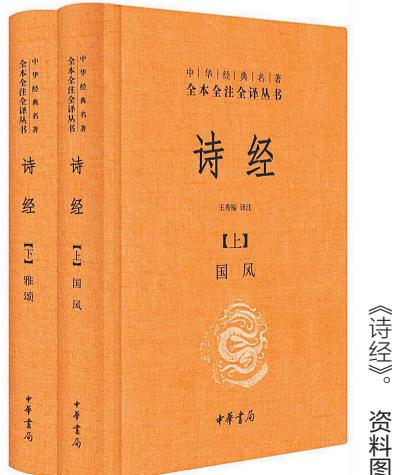
是啊,人笑起来总是很美的。常常“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”,心情好了,很多事自然而然也就顺遂了,一件件事顺了,生活也就顺了。

看韩少功《山南水北》里写到草木的心性,同时栽下的一些橘树,有的长得好,有的无精打采。有经验的农人对他说:“你要对它们多讲讲话么。你尤其不能分亲疏厚薄,要一碗水端平么——你对它们没好脸色,它们就活得更没有劲头了。”

往下读,又写道:“对瓜果的花蕾切不可指指点点,否则它们就会烂心。”“据说油菜结籽的时候,主人切不可轻言赞美猪油和茶油,否则油菜就会气得空壳率大增。楠竹冒笋的时候,主人也切不可轻言破篾编席一类竹艺,否则竹笋一害怕,就会呆死过去,即使已经冒出泥土,也会黑心烂根。”

草木也要有喜悦的心情才能茂盛。草木如此,而况人乎?

《论语》里也提到过“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”。且看原文:



子夏问曰:“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,素以为绚兮”。何谓也?”子曰:“绘事后素。”曰:“礼后乎?”子曰:“起予者商也!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。”

如果从人生的长河俯瞰,素以为绚的“素”就是“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”的神采和光辉,当一个人把喜悦之心作为人生的底色,再细细铺展描摹,这样的人生画卷应当是绚烂的,隽永的,回味绵长的。回

H 市井烟火 郑立坚

乔迁抒怀

秋风送爽,阳光铺展,喜鹊喳喳地鸣叫。母校万中高中部即将乔迁,喜讯传来,校园内学子们奔走相告,喜气洋洋。

记忆中的万宁中学校门,斑驳陆离,朱红色的漆皮下藏着岁月的痕迹,宛如老师批改作业时留下的深刻墨印。校园里,红砖平顶的实验室旁,三角梅盛开,阳光穿透窗户,空气中弥漫着粉笔灰与化学试剂的淡淡气息。操场旁的小叶榕枝繁叶茂,七月流火,蝉鸣声声,似在为课堂上的我们默默计数着时光的流逝。暗绿绣眼鸟穿梭林间,春天的气息在它们的歌声中缓缓流淌。岁月如歌,我们伴随着老师的授课声,悄然长大。

虽然学海无涯,考试心跳如鼓,但春色满园,师生感情深厚,如扯不断的一片彩云,总让人无法忘怀。在夏日的蝉鸣中,我们告别母校,踏上追寻梦想的征途。

新校区的规划图曾在视频中一见倾心,秋枫的翠绿掩映下,三角梅、炮仗花、夹竹桃竞相开放,宏伟的教学楼、宽敞的图书馆、标准的运动场,玻璃幕墙映照着蓝天白云,构成一片洁净纯美的教学天地。想象中的实验室,设备先进,走廊明亮,不再有哪扇窗需要硬纸板支撑。

那熟悉的自行车棚,是暴雨中的避风港,我们簇拥着避雨,笑脸如木棉花般绽放;寒夜里的脚步声,伴随着书包的摩擦,唱响不成调的青春之歌。岁月的痕迹,如教室后的宣传画,食堂中的糖醋排骨,办公室里的搪瓷杯,以及毕业典礼上校长说的:“学校的大门总是敞开的,只要你们回来,我会热情接待你们的。”这句话成为了心中最温暖的回忆。

母校,不仅是建筑,更是阳光、泪水、微笑和求学时光的集合。新校址的橙色墙壁将逐渐被人气所染,新的教鞭将在教室中挥舞,新的脚步声将在走廊回响,正如我们曾用三年的时光,将旧校舍酿成了最醇厚的记忆之酒。

在异乡的街头,秋风卷起落叶,它在空中跳了一支舞,让我心动。我得知母校高中部乔迁的消息。原来,告别不是消失,而是另一种方式的延续。老校区的凤凰树将继续开花结果,新校区的迎春花、玉兰花、火焰花将年年绽放,那种芬芳味儿总是萦绕身边。我们,无论走到哪里,都携带着那片土地赋予的底色,在岁月的长河中,更加从容地前行。

回忆充满温情,尽管相隔千里,新校区的教室、操场、敬爱的老师和亲爱的同学仿佛就在眼前。那些青春的细节,如偷偷传递的小纸条,操场台阶的苔藓,篝火晚会的歌声,老师突然拔高的声调,同学间的默契一笑,永远鲜活、温暖。

我触摸学校的先进教学设备,如同翻开一本新书,虽然情节不再相同,但字里行间依旧散发着熟悉的暖意。对母校和新校区的思念,渐渐沉淀成一种特殊的情感,那时我曾如此纯粹地眷恋过。看,那些在风中攀爬的葛藤,将在春日里再次勃发,蓄势向着新时代教育的新高地进发。回

H 如歌行板 杨文瑾

蓝白之间

蝉鸣声声的盛夏,我在奔跑的阳光里闯进了七彩云南。原本是奔着山间的云、檐下的风而来,却没料到,会一头栽进扎染那片蓝白交织的温柔里——那是藏在时光里的非遗老手艺,正用最鲜活的模样,讲述着关于匠心与人生的故事。

扎染,它不只是一门手艺,更像是一首沉默的诗。

总觉得扎染是有灵性的。它古早时叫扎缬、绞缬,蓝布在手里折、叠、扎、捆,再泡进染缸里晕染,捞出来时从没有两件一模一样的纹样。有的像洱海边漫开的云影,淡淡的蓝在白布里润着;有的又像山涧急流撞出的浪痕,浓墨似的蓝堆着层次。指尖摸过布面时,能觉出每道纹路里都裹着匠人揉进去的心思,不是机器能复刻的暖。

扎染起源于秦汉。盛唐之时,它曾是南诏国献予大唐宫廷的珍宝。素雅中见绚烂,平淡中藏深意。到了宋代,它甚至成为皇室专享的“皇室蓝”,一抹蓝色,竟也藏着历史的尊贵与秘密。如今它稳稳立在国家级非遗名录里,在大理的巷弄里铺开蓝布时,倒像位亲切的老人,把老故事揉进布纹里,成为了云南最闪耀的一张文化名片。当我亲手制作时才懂,这蓝白之间藏着多少耐心和汗水。

云南白族的扎染,是一种古老的技艺,每一步都藏着时光的温柔与惊喜。我循着这些步骤,也亲手编织了一段蓝白交织的浪漫。

第一步:浸湿布料,像是我们初次面对世界时的纯粹与空白。先得备染料,再把棉布泡进清水里——就看那布吸足了水,软乎乎地伏在盆里,要等足五分钟才够。

第二步:折叠、捆扎,如同人生中那些挫折与束缚。捆扎的过程,手指捏着布折出弧度,用皮筋一圈圈勒紧,有的地方勒得密,有的地方松松垮垮,心里揣着模糊的纹样,又知道染出来准会不一样。

第三步:投入染缸、漫长等待,这是生命中必须经历的沉淀与磨砺。把扎好的裙子浸入染缸。布沉进染料里的瞬间,蓝就顺着布纹往上爬,扎染的喜悦沁透在每一寸的纹路里。

第四步:清洗、甩干、晒干,是时间赋予我们的清醒与成长。染好后得反复洗,一盆盆清水变蓝又变浅,直到拧不出半点多余的颜色才罢手。再放进滚衣桶里甩干,最后摊在太阳底下晾晒。风一吹,布轻轻晃,蓝白的纹样在阳光下亮得晃眼,等晒透了收回来,摸上去带着点阳光的暖。

解开皮筋的那一刻,是最刻骨铭心的。手指捏着皮筋往下扯,“啪”的一声,皮筋松开了,勒紧的布慢慢舒展开,原本被捆住的地方露出白,周围晕着深浅不一的蓝,有的像星子散在天上,有的像水波绕着石头,全是意料之外的惊喜。展开作品的那一刻,我忽然懂了:

那些曾经让我们疼痛的捆扎,那些看似昏暗的浸泡,其实都是在为我们的人生,绘制独一无二的花纹。

离开云南时,我带着自己送给妈妈扎染的裙子奔跑在夏天的风里。风一吹,蓝白的纹在随风飘舞,总想起那天晒布时的太阳,还有老手艺人说的“扎染哪有重样的?就像这日子,天天都是新的”。

原来非遗从不是搁在玻璃柜里的老物件,它是鲜活的——在指尖的温度里,在等待的耐心里,也在每一个懂得“沉淀”的日子里,这些一针一线的独白,温柔地告诉我们:别怕那些“捆绑着”的时刻,只要用心等待、慢慢凝练,岁月总会把经历酿造成独特的一份美!回